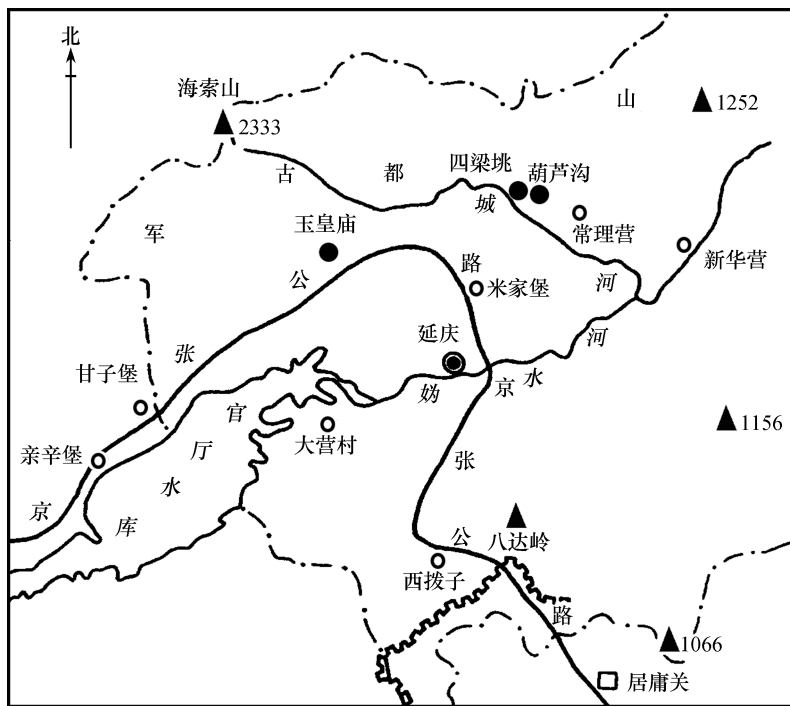


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滕铭予 张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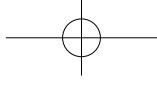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葫芦沟墓地位于冀北山地延庆盆地的北缘,与玉皇庙、西梁堖^[1]同属于军都山墓地(图一)。军都山墓地的墓葬习俗、随葬器物等都与此前在冀北山地发现的以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遗存相同,发掘者最初认定其为中国古代活动在冀北山地一带的北方少数民族“山戎族”的遗存,故命名为“山戎文化”,不过许多学者都对这种以族属命名的方式提出异议。由于在军都山的几处墓地中以玉皇庙墓地规模最大,所含墓葬类别最多,出土的随葬器物也最为丰富,后发掘者以玉皇庙墓地发掘资料为基础,归纳出冀北山地



图一 军都山各墓地位置示意图
(据《军都山——玉皇庙》5 页图一修改而成)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周时期三晋地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2008JJD780113);“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一带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文化遗存的一般特点，将其命名为“玉皇庙文化”^[2]。葫芦沟墓地位于1983年发现，1985年和1986年共进行两次发掘，发现属于玉皇庙文化的墓葬153座，于2009年出版的《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堽》^[3]，在对葫芦沟墓地进行分区、分期、判断年代的基础上对墓地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进行统计，从而对葫芦沟墓地的资料进行详尽的报导。本文即在发掘报告的基础上，拟对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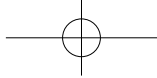


《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堽》根据葫芦沟墓地的地层堆积，以及北区和南区墓葬中随葬器物的形制，并比较玉皇庙墓地及其他北方地区东周时期墓地同类器物的形制和分期，将葫芦沟墓地分为春秋中晚期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两期，其中第二期又分为春秋晚期前段和春秋晚期后段至战国早期两个阶段^[4]。

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是墓地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墓地做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不过仔细检讨报告中上述关于分期与年代的论述，就会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通过对报告中涉及的几个地层关系逐一进行整理（见表一），则发现在葫芦沟墓地中，除了位于南区南部的M131和M150，因开口于该区的第二层而在层位上明确晚于该区开口于第三层的墓葬以外，其他各种不同的地层关系，其含有不同内涵的地层或者是属于墓葬开口以下的层位，即在墓葬修建前已经存在，或者是虽叠压在部分墓葬之上，但其分布却仅限于个别区域而未形成墓葬间的层位早晚关系，因此在葫芦沟墓地存在的这些地层堆积上的差异，并不具备判断墓葬间早晚关系的条件，而在南区具有明确层位早晚关系的M131和M150与其邻近的其他墓葬又均被划归到墓地的第二期晚段。据此报告中提出的分期根据之一，即葫芦沟墓地的地层堆积在分期中并未能提供真正的层位依据。实际上墓地中几组墓葬间的打破关系，如M20打破M19、M105打破M48、M131打破M168，由于所涉及墓葬不出同类器物而使得这些打破关系也不具备对墓葬进行分期的条件。

其次，报告在通过器物形制判断葫芦沟墓地的绝对年代时，只是指出该墓地出土的一些器物在型式上明显晚于玉皇庙、西梁堽墓地春秋早、中期的同类标本，但又早于怀来北辛堡、和林格尔范家窑子等墓地出土的同类或类似标本，故“葫芦沟墓地的年代上限以定在春秋中晚期为宜”，而对墓地下限年代的判断则是由于在葫芦沟墓地中出土夹砂褐陶指甲纹双耳三足罐及数例尖首刀和尖首刀柄形坠，同时未见铁器，在地层关系上有西汉时期遗存打破或叠压玉皇庙文化墓葬的现象，因此其下限“应在春秋晚期后段至战国早期前后”^[5]。但通篇都没有对所划分的不同期段的器物形制进行的具体比较与说明。



表一 葫芦沟墓地不同区域地层对比表

墓地的不同区域	北区	南区北部	南区北部 中、南茆域	南区南部
各区层位	①耕土层 0.2 ~ 0.3 米	①耕土层 0.3 米	①耕土层 0.3 米	①耕土层 0.3 米
	②夹砂褐土层 0.3 ~ 0.8 米	②夹砂褐土层 0.45 米	②黄褐土层 0.2 米	②夹砂黑土或夹砂黄土层 0.15 ~ 0.35 米
	③淤砂层 0.2 ~ 1.25 米	③黄土与淤砂相间 层 0.8 米以上	③夹砂黄褐土层 0.35 米	③夹砂褐土层 0.45 ~ 0.8 米
	④大颗粒砾石层 0.4 米		④黄土层 0.5 米以上	④淤砂与黄土相间层 0.45 ~ 0.44 米
	⑤淤砂层 厚度不详			
分布在这一区内的墓葬开口层位	均开口于②	均开口于②	均开口于③	M131、M150 开口于②， 余者开口于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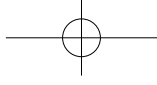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第三，正如《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中对玉皇庙墓地分期的论述一样，报告对于葫芦沟墓地绝对年代的表述不仅较为宽泛，而且存在着一定的问题^[6]，其早期为“春秋中晚期”，本意已包括春秋晚期，晚期则表述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其中又包括春秋晚期，即其早期和晚期的绝对年代间存在交叉，从而使得其分期及各段的年代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综上，原报告对于葫芦沟墓地的分期以及年代的判断，无论是层位堆积，还是器物形制，以及最后对绝对年代的认定，都还存在需进一步讨论或确认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葫芦沟墓地的层位堆积并不能为墓地的分期提供依据，这样对墓地中出土的器物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比较就成为对墓地进行年代判断的主要根据。与玉皇庙墓地相同，葫芦沟墓地也出土较多的夹砂红褐陶罐，但是两墓地所出均为手工制作，形制大多不规整，给对其进行类型学排比和依据陶器进行分期都带来较大的困难。另外葫芦沟墓地不见随葬中原式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墓葬，就使得对其进行绝对年代的判断也具有一定的难度。但葫芦沟墓地出土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带钩等都多见于玉皇庙墓地，而玉皇庙墓地有部分墓葬随葬中原式青铜礼器，对其年代的判断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因此下文将葫芦沟墓地与玉皇庙墓地共有的典型器物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葫芦沟墓地出土的部分器物的年代进行讨论。

1. 直刃匕首式短剑

直刃匕首式短剑是玉皇庙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其中玉皇庙墓地出土的直刃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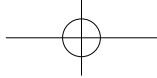
首式短剑数量最大，形制也最为丰富。《军都山墓地——玉皇庙》将玉皇庙墓地出土的86件短剑划分为18型^[7]，《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坑》继续了玉皇庙墓地短剑的分类。后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对玉皇庙墓地出土的短剑重新进行分类，共分为A~H共8型20亚型，并对各型式短剑依其在墓地中的出土位置对使用年代进行归纳^[8]。笔者认为朱凤瀚先生对于短剑的分类更为合理，只是对于部分短剑的类别尚可进行调整^[9]。

葫芦沟墓地共出土9件短剑，其中有6件可在玉皇庙墓地所出短剑找到相同或相类者。

葫芦沟M10:2、M28:2、M39:2和M185:2，均为双圆首，剑柄或有几何纹，或素面，剑格或为双翅形，或为人字形，或为双圆鼓状。原报告将其全部归入玉皇庙XIII型剑，年代分别为春秋中晚期（M10:2、M28:2）、春秋晚期前段（M39:2）、春秋晚期后段到战国早期（M185:2）。实际上玉皇庙墓地原来所划分的XIII型短剑，剑柄均有纹饰，而上述葫芦沟墓地所出4件短剑中，除M10:2剑柄饰有与玉皇庙XIII型相近的几何形纹饰外，余者均为素面，若将两个墓地所出的这一类短剑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葫芦沟墓地所出的短剑中，M39:2和M185:2更接近玉皇庙墓地短剑中的I型，而M28:2更接近于玉皇庙墓地短剑的IX型。而玉皇庙墓地随葬有同类短剑的墓葬中，除M34共有一件中原式圭首戈以外，余者无一例共有中原式器物，显然仅靠圭首戈很难判断年代，因此对其年代的确认也需进一步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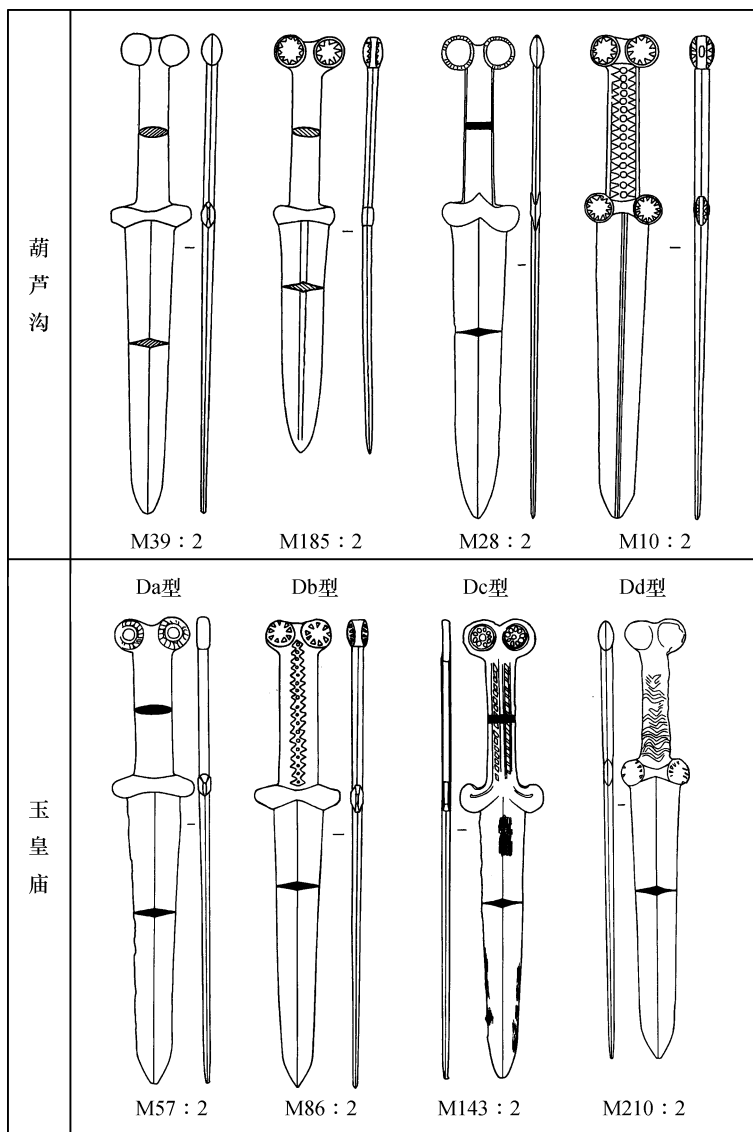
笔者曾将玉皇庙所出的双圆首短剑重新进行分类，在将其全部划归同一类型，即D型的基础上，根据剑柄、剑格的形制特点进一步分为不同的亚型。其中Da~Dd4个亚型可与葫芦沟墓地所出进行比较。Da型，剑柄素面，剑格为双翅形，共7件，包括原报告分型中的I型III式、I型IV式、I型V式、IX型I式，朱凤瀚先生划分的Da型和Db型。Da型剑全部分布在玉皇庙墓地的北区，朱凤瀚先生认为其年代均在春秋中期偏晚。Db型，剑柄有几何形纹，剑格同第一种，共7件，包括原报告分型中的I型III式、XIII型I式，朱凤瀚先生划分的Ca型和Da型。其中5件分布在北区，2件在南区，朱凤瀚先生认为其年代大部分在春秋中期偏晚，少数在春秋晚期。Dc型，剑格为人字形或A形，共10件，包括原报告分型中的III型、IX型II式、IX型III式、IX型IV式，朱凤瀚先生划分的Dd型、De型和Df型，其中4件在北区，6件在南区，朱凤瀚先生认为其年代在春秋中期偏晚到春秋晚期。Dd型，剑格为双圆鼓形，2件，为原报告分型中的XIII型II式，朱凤瀚先生划分的Cb型，其中1件在北区，1件在南区，朱凤瀚先生认为这2件的年代分别在春秋中期偏晚和春秋晚期。

葫芦沟M39:2剑柄素面，双翅形剑格，与玉皇庙同类剑中的Da型相近，只是剑首没有镂空的纹饰，另外剑首侧视为双鼓状，与Db型剑相似，年代可能会比玉皇庙Da型剑稍晚，大体在春秋中期末年，M185:2与M39:2相近，只是剑身中部起脊，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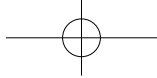


对 M39 : 2 应该稍晚, 可能会到春秋晚期早段。葫芦沟 M28 : 2, 与玉皇庙同类短剑中的 Dc 型相近, 只是双圆首不似玉皇庙所出均有镂孔纹饰, 仅周边有一圈不明显条纹, 基本素面, 整体趋于简化, 应该是稍晚的形态, 年代很可能已在春秋晚期晚段。葫芦沟 M10 : 2, 与玉皇庙同类中的 Dd 型相近, 从剑格上下相向内凹的特点看与玉皇庙同类剑中分布在南区者相同, 年代相对较晚, 大体也在春秋晚期晚段 (图二)。

葫芦沟 M35 : 1, 剑首为椭圆形, 饰相向螭兽纹, 剑柄饰纵向 2 个双头螭纹, 剑格为 A 形。原报告将其归入玉皇庙短剑的 X IV 型, 年代为春秋晚期前段, 朱凤瀚将此类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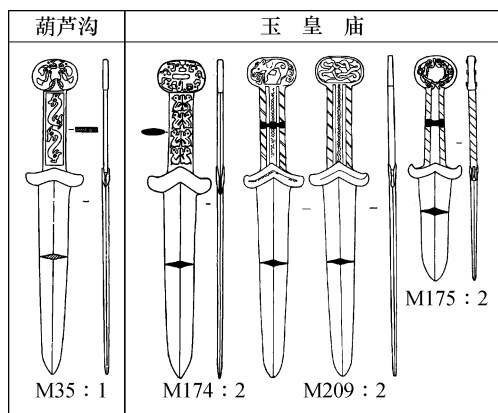
图二 双圆首短剑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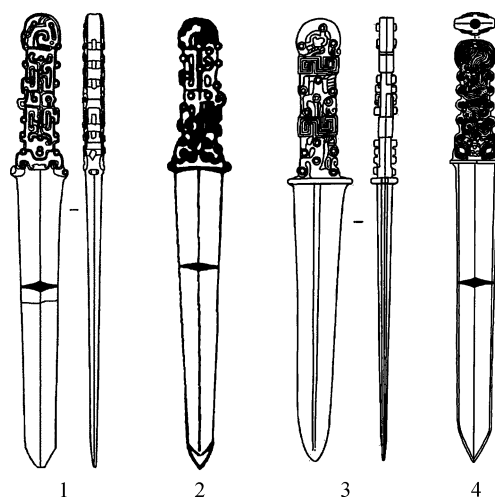
归为 Gb 型 II 式, 年代为春秋晚期。玉皇庙所出同类短剑剑首亦均为椭圆形, 但其所饰动物纹除了有相向的蜷兽纹以外, 余者或为单体动物, 或一周数个动物纹, 剑柄纹饰亦有区别, 或为一系列三个单头兽纹, 或为两列相向的动物纹, 亦有几何形纹饰 (图三)。玉皇庙随葬有此类短剑的墓全部在南区, 其中 M174、M156 都共出有中原青铜礼器, 与洛阳中州路北 M535:4 形制相近^[10], 只是后者双环耳上饰兽头。洛阳中州路北 M535 的年代在春秋晚期晚段^[11], 玉皇庙两墓的年代当与之相近, 由此葫芦沟 M35:1 的年代也应晚到春秋晚期晚段。

M24:1, 半圆形蜷兽纹剑首, 剑柄饰两段回转雷纹间隔两犬纹, 一字格, 格平面为菱形, 剑身有突起的中脊 (图四, 3)。原报告将该剑划归为玉皇庙 V 型短剑, 年代为春秋中晚期。朱凤瀚先生将其分为 A 型, 只是玉皇庙所出同类剑中剑柄或为变形动物纹, 或为几何纹, 一侧均有一穿, 剑格为兽面纹, 吻部朝向剑身呈吞剑状, 剑身中部无突起的中脊, 横剖面呈扁菱形 (图四, 1)。显然葫芦沟 M24:1 与玉皇庙同类剑之间在形制上具有较多的差异, 不过若将其与在冀北山地及河北中南部中山国地区发现的同类短剑一起进行序列的排比, 即可发现其间存在的逻辑发展序列的线索。从图四可以看到, 怀来甘子堡 M8:5 半圆形剑首、剑柄为变形动物纹、柄侧有一穿、剑身中部无突起的中脊等特点, 均与玉皇庙所出相同, 只是其剑格虽然仍可看出有兽面纹的孑遗, 但已接近一字形 (图四, 2)。显然怀来甘子堡 M18:5 从形制上应位于玉皇庙所出同类剑与葫芦沟 M24:1 之间。而平山灵寿城穆家庄 M8102:12, 虽然剑柄仍为动物纹, 但剑首有圆角近平, 剑柄无穿, 一字形格, 剑身近格处与剑身中部同宽等, 均较葫芦沟 M24:1 具有更多的不同于玉皇庙同类剑的特点, 应该排在葫芦沟 M24:1 之后 (图四, 4)。

玉皇庙随葬这类剑的墓葬均在北区, 朱凤瀚先生认为其年代全部在春秋中期。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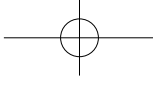


图三 椭圆首短剑对比



图四 半圆首剑对比图

- 1. 玉皇庙 M18:8
- 2. 甘子堡 M8:5
- 3. 葫芦沟 (M24:1)
- 4. 穆家庄 M810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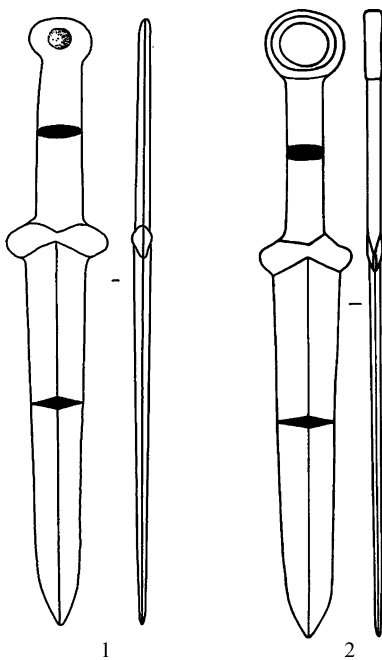


位于北区的M18还共出有中原式青铜礼器敦、鬲和铏,以及东周时期北方地区常见的铜鍪,笔者曾作《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鍪的再探讨》一文,对玉皇庙M18所出铜鍪的年代进行讨论时,通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指出该墓的年代应在春秋中期晚段^[12]。甘子堡M8所出的双环首马衔,是中国北方地区东周时期由西到东普遍出现的器物,有学者指出其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13],其共出的铜鍪圈足较高,近底部有一周突棱,应该是受到中原地区春秋晚期晚段出现的盖豆豆把的影响而出现的特征^[14],结合考虑上述因素,甘子堡M18的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晚段为宜。中山灵寿城穆家庄M8102共出有中原式的鬲形鼎、高柄盖豆、三足敦、提链壶、兽耳舟各1件,同时还有援呈流线型的戈、车韦和包金虎形牌饰,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指出该墓的年代大体在战国早期偏晚,其下限不晚于战国早期^[15]。由于葫芦沟M24:1在形制上居于甘子堡M8和灵寿城穆家庄M8102所出短剑之间,其年代大体也应在后两墓所属年代的范围之内,大体在战国初年为宜。

葫芦沟M30:2,圆首上有单孔,素柄,双翅形格,原报告认为是葫芦沟墓地特有的短剑形式,将其划分为XIX型,年代为春秋晚期前段(图五,1)。虽然在玉皇庙墓地所出短剑中找不到与葫芦沟M30:2相同者,但其圆首、素柄、双翅形格等特点与玉皇庙短剑VIII型中的M226:2相同(图五,2),同时其双翅形格的特点也同于双圆首短剑中的Da型,玉皇庙墓地M226位于玉皇庙墓地北区,出土Da型双圆首短剑的墓也全部分布在北区,因此葫芦沟M30所出短剑的年代亦应偏早,大体在春秋中期晚段。

葫芦沟M52:3,复盆形首,剑柄饰多层纹饰,一字形格,剑身近格处有三棱形脊。玉皇庙没有发现此类剑,原报告将其划分为XX型,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此剑不仅不见于军都山墓地,在冀北山地其他同时期的墓地如宣化小白阳、怀来甘子堡等也未有发现。葫芦沟M52共出1件梯形首上饰小圆凸点纹的带钩,同类带钩在玉皇庙墓地出土5件,梯形首上所饰小圆凸点纹的数量在9至10左右,其中M148位于北区南缘,M122、M199、M213位于南区,M303位于西区,年代均偏晚。葫芦沟M52所出带钩钩首上饰4个小圆凸点纹,是此类带钩年代较晚的特征(详见下文)。葫芦沟M52还共出1件夹砂褐陶指甲纹双耳三足罐,其三足与两耳为五点分布,即两耳间连线与其中两足间连线平行,亦是这种三足罐的晚期特征(详见下文)。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葫芦沟M52的年代应该相对偏晚,大体应在春秋战国之际(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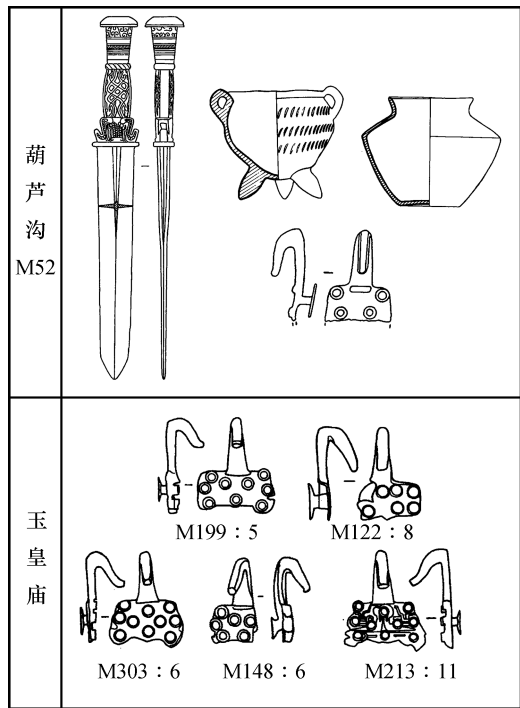
葫芦沟M67:2,椭圆形首,饰不规则几何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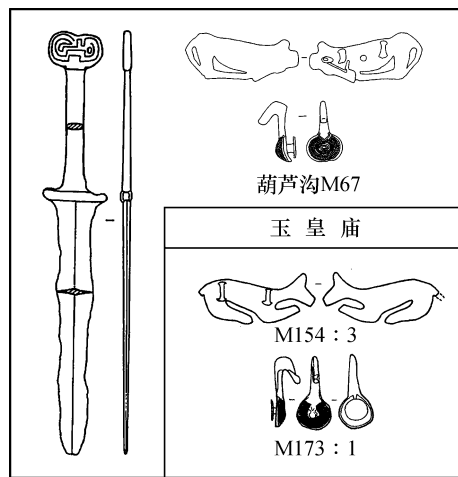
图五 环首剑对比图

1. 葫芦沟 30:2 2. 玉皇庙 M226:2

素柄，一字格，剑身锈蚀而曲折多齿，质地粗糙。玉皇庙亦不见此类剑。原报告将其划分为 XXI 型，年代为春秋晚期后段到战国早期。此墓共出 1 件犬形牌饰和 1 件圆首带钩，均可在玉皇庙墓地找到相同者。玉皇庙墓地随葬有同样犬形牌饰的 4 座墓葬 (M131、M154、M370、M349) 均分于南区，随葬有同样圆首带钩的 2 座墓葬 (M173、M356) 亦分布在南区，由此葫芦沟 M67 的年代亦应在春秋晚期晚段 (图七)。



图六 葫芦沟 M52 随葬器物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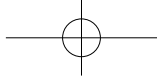


图七 葫芦沟 M67 随葬器物对比图

2. 带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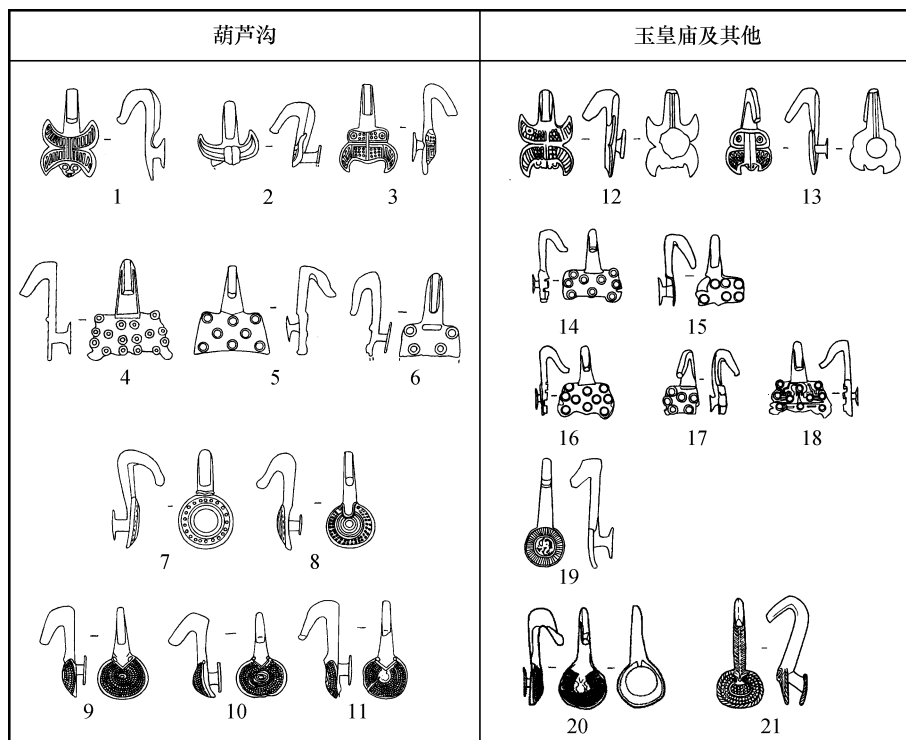
葫芦沟墓地共出土带钩 14 件，除了 3 件过于残破而不能明确其形制者，余者都可以在玉皇庙墓地找到相同者，大体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钩面为双翅形。葫芦沟 M23 : 5、M79 : 4 (图八, 1、2)，钩首为鸟首，钩面为上下相向的双翅，原报告将其归入玉皇庙带钩的 I b 型 I 式，年代前者为春秋中晚期，后者为春秋晚期前段。玉皇庙墓地随葬有同样形制带钩的墓葬均在北区，且无其他随葬器物，从其分布位置均在北区看，年代相对较早，大体在春秋中期晚段。葫芦沟 M10 : 9 (图八, 3)，钩首为鸟首，钩面上饰对称两圆点纹，下为向下的双翅，原报告将其归入玉皇庙带钩的 I b 型 III 式，年代为春秋中晚期。M10 出土第四种双圆首直刃匕首式短剑，上文已对其年代进行讨论，大体在春秋晚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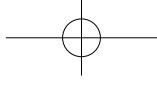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第二类，钩面为梯形，上饰多个小圆凸点纹。葫芦沟 M30:3、M6:4、M52:5（图八，4~6），所饰小圆凸点数量由多到少。原报告将其归入玉皇庙带钩的 II b 型 I 式，其中葫芦沟 M30:3、M6:4 为春秋中晚期，M52:5 为春秋晚期后段到战国早期。同样形制的带钩在玉皇庙墓地共出有 5 件，除了 1 件出于北区偏南的 M148 以外，其余 4 件均出于年代较晚的南区或西区^[16]，整体上表现出偏晚的倾向。葫芦沟墓地所出的钩首上饰小圆凸点数量最多的 M30:3，因此墓共出圆首单孔，素柄，双翅形格的直刃匕首式短剑，上文已讨论其年代大体在春秋中期晚段。而 M52:5 所饰圆点最少，仅有 4 个，与之共出的直刃匕首式短剑的年代在春秋战国之际，因此可以判断这种带钩钩首所饰小圆凸点纹的数量由早到晚越来越少。据此可知 M6:4 的年代排在 M30:3 和 M52:5 之间，大体相当于春秋晚期。

第三类，钩面为圆形。葫芦沟 M39:11（图八，7），钩首素面，钩面外圈饰一周小圆点纹。报告将其归入玉皇庙带钩的 II a 型 I 式，年代为春秋晚期前段。M39 还共出 Da 型双圆首直刃匕首式短剑，年代在春秋中期。葫芦沟 M51:7、M87:3、M67:8、M62:1（图八，8~11），只是钩面所饰纹饰在近钩体处有 U 形或 V 形空白。原报告



图八 葫芦沟墓地出土带钩对比图

- 1.M23:5 2.M79:4 3.M10:9 4.M30:3 5.M6:4 6.M52:5 7.M39:11 8.M51:7 9.M87:3
10.M67:8 11.M62:1 12.玉皇庙 M282:8 13.玉皇庙 M72:3 14.玉皇庙 M199:5 15.玉皇庙 M122:8
16.玉皇庙 M303:6 17.玉皇庙 M148:6 18.玉皇庙 M213:1 19.穆家庄 M8102:9 20.玉皇庙 M173:1
21.临猗程村 M1084:2



将其归入玉皇庙带钩Ⅱa型Ⅱ式,年代为春秋晚期后段至战国早期。M67在出土这种带钩的同时还出土椭圆形首、素柄、一字格的直刃匕首式短剑,其年代在春秋晚期晚段。另,这种形制的带钩在山西临猗程村M1084也有发现,该墓年代亦在春秋晚期晚段^[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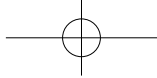
另有几件带钩因残破过度而形制不明,其中M24:3因与半圆首、动物纹柄、一字格的直刃匕首式短剑共出,可知其年代可以到战国早期。

3. 陶器

葫芦沟墓地随葬的陶器与玉皇庙墓地相同,包括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前者以红褐陶罐为大宗,还有一部分褐陶双耳三足罐、双耳罐,另有少量的盂、杯等。后者有折肩罐、盂、高柄浅盘豆,以及个别的鼎、壶等。其中夹砂红褐陶罐器形简单,因均为手工制作而使得器形多不规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葫芦沟墓地所出的11件夹砂褐陶指甲纹双耳三足罐,不仅器形较为特别,而且罐身饰三到四周的楔形指甲纹,也为其他夹砂陶所不见。葫芦沟墓地还出有2件双耳平底罐,其器身亦饰数周楔形指甲纹,其文化属性应与三足罐相同。这种饰楔形指甲纹的双耳三足罐或平底罐并不见于同属于军都山墓地的玉皇庙和西梁堽等地,在冀北山地的其他地点也很少见到,在张家口白庙、滦平梨树沟门虽有相近者(梨树沟门所出见图一〇,55),但形制上还是所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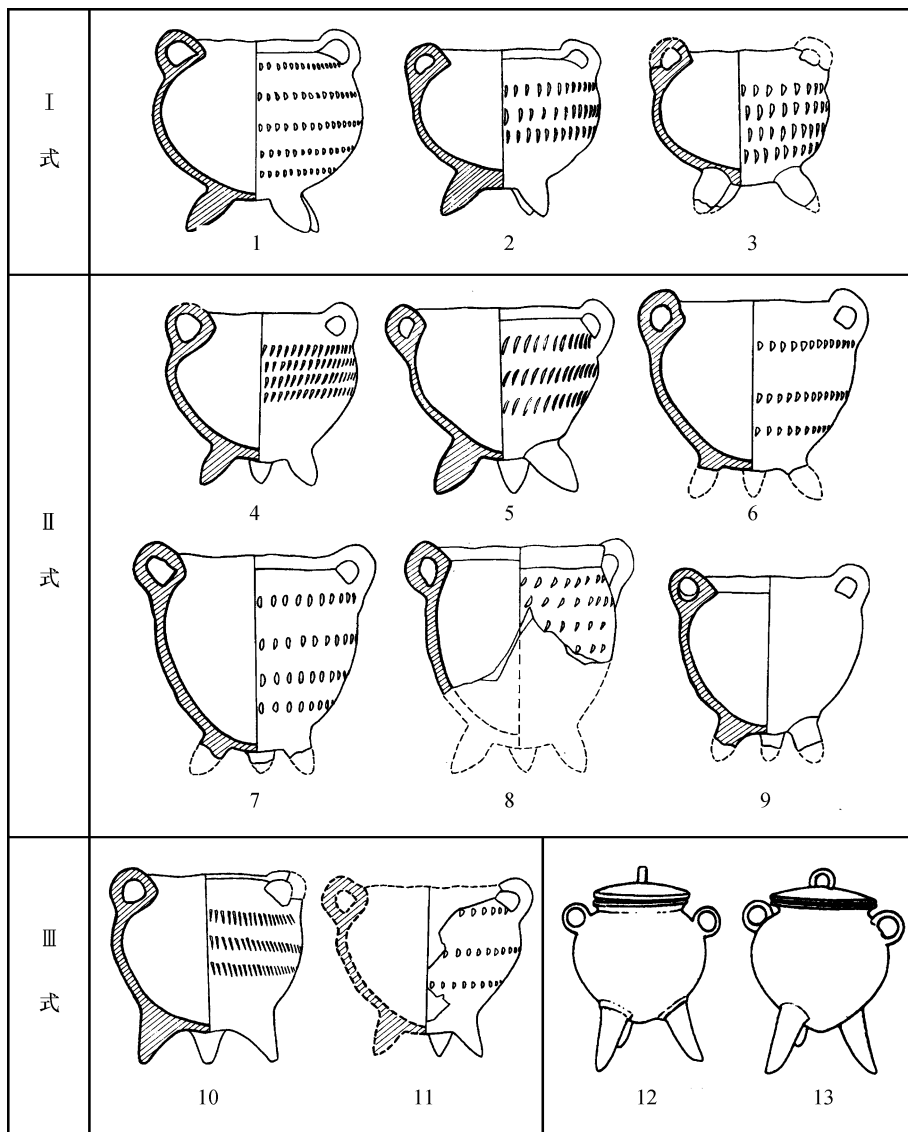
原报告将这种三足罐划归为XV型罐,分为四式,其中Ⅰ式3件(M36:3、M183:1、M154:1),Ⅱ式6件(M52:2、M81:1、M178:1、M97:2、M98:1、M173:1),Ⅲ式1件(M54:2),Ⅳ式1件(M168:1)^[18]。对各式的形态特征进行观察,发现原划分为Ⅲ式的M54:2在形态上与Ⅱ式并无差别,只是其通体素面,未施指甲纹。另原划分为Ⅱ式的M173:1,其三足形态与Ⅳ式的M168:1相同,因此现将原报告所划分的式别调整为三式,可视为一个连续发展的序列(图九)。大体上由三足足跟部内聚、整体呈兽乳状、一足与一耳相对应,向三足较分散、呈锥状、双耳与三足呈五点分布变化。不过由于这种双耳三足罐在其他地点很少发现^[19],给其年代的判断带来一定的困难,下文将通过对相关或共出器物的比较尝试对其进行年代的讨论。

山西浑源李峪村青铜器群为双耳三足罐流行的年代范围提供一些线索。李峪村青铜器群中有两件被称为铎的器物,研究者指出其造型源于葫芦沟墓地所出的这种双耳三足罐,从已发表的这两件铎的图像资料看,其耳足关系很可能是一足对应一耳,三足为锥状,带盖。李家村所出的铜铎确与葫芦沟墓地所出三足罐形制接近,二者年代应大体相当。研究者多认为李峪村青铜器群的年代有较大的跨度,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对李峪村青铜器群进行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类,提出包括铎在内的丙类器物,除了其中几件马衔的年代属于春秋时期,但早不到春秋中期以外^[20],余者年代大都在战国初期或战国早期,并指出浑源一带春秋时属代国,后于公元前457年被赵襄子所灭^[21]。这种铎因未见于同时期的三晋地区,当不为赵器之属,其年代下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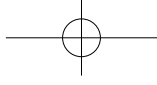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应在赵襄子灭代以前，即战国早期，葫芦沟墓地所出的双耳三足罐的年代也应在丙类器物的年代范围之内。

葫芦沟 M36:3、M154:1 和 M183:1，均为原报告的 I 式，其三足足跟部内聚成兽乳状，一足与一耳对应，报告认为葫芦沟 M36:3 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前段，后两者在春秋晚期后段到战国早期。葫芦沟 M36 共出陶器 5 件，余者均为泥质陶，有折肩罐 1 件，浅盘高柄豆 2 件，盂 1 件（M36 所出器物见图一〇）。其所出折肩罐小侈口，斜折肩，底微凹，肩部有一周纹饰，这些特点与玉皇庙 M174 所出极为相近。玉皇庙 M174 因共



图九 葫芦沟墓地出土夹砂褐陶指甲纹双耳三足罐及对比图

1.M36:3 2.M183:1 3.M154:1 4.M178:1 5.M52:2 6.M81:1 7.M97:2 8.M98:1
9.M54:2 (原Ⅲ式) 10.M168:1 11.M173:1 (原Ⅱ式) 12、13.李峪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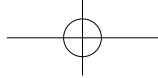
出大椭圆首的短剑，双环首马衔，还有浅扁腹的中原青铜礼器斝，上文已对该墓的年代进行讨论，大体在春秋晚期晚段。该墓所出的高柄浅盘豆，豆盘呈大喇叭口状，细高柄，柄着地处呈小喇叭口状。这种高柄浅盘豆也是中原地区东周时期墓葬中常见的器物，其年代最早者可到春秋晚期，如河北午汲古城 M3 所出，形制与葫芦沟所出较为接近，只是其豆盘稍深，应是从春秋早中期当地的矮柄豆发展而来。此后经战国早期一直到战国中期，在河北平山中山国地区、邯郸地区、山西忻州、长治地区、河南安阳、洛阳、郑州地区等都发现有这种高柄浅盘豆，豆盘越浅，并出现明显方折^[22]，近豆盘处的豆柄上端渐成实心状。从形制上看葫芦沟 M36 所出可视为在河北午汲古城 M3 与三晋地区战国早中期发现同类豆的中间环节，可能更接近于前者。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葫芦沟 M36 的年代应在春秋晚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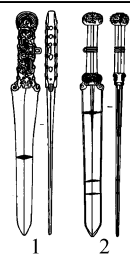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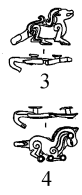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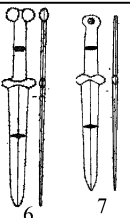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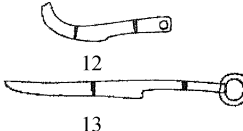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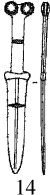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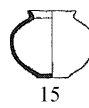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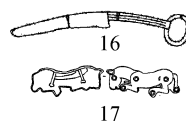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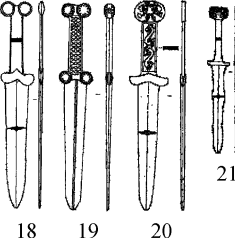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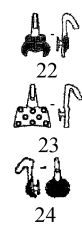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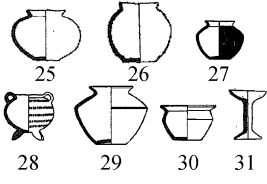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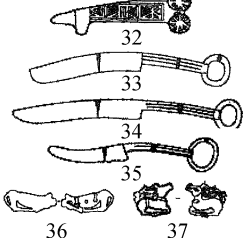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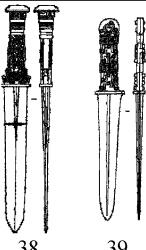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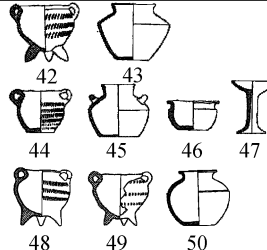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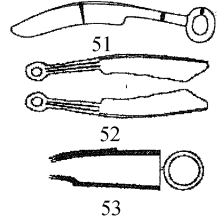

与葫芦沟 M36 随葬有同型式双耳三足罐的 M154 和 M183，既没有共出泥质折肩罐，也不见高柄浅盘豆，此二墓均共出有泥质绳纹罐（见图一〇），亦为小侈口，斜折肩，底微凹，形制与 M36 所出的折肩罐非常相近，考虑到三墓都共出有同样型式的双耳三足罐，其年代应大体相同。

葫芦沟 M52 : 1、M81 : 1、M97 : 2、M98 : 1、M178 : 1，原报告划为 II 式，M54 : 2，原报告划为 III 式，年代均为春秋晚期晚段到战国早期。上述各器三足跟为不明显的兽乳状，且耳足关系为五点式分布，从形制上应稍晚于 I 式三足罐。在 M97 和 M98 中还共出有与 M36 形制相近的高柄浅盘豆，M98 所出已残，形制不明，M97 所出两件豆柄上部均为实心，只是在近底处中空。综合考虑，葫芦沟墓地出土的原 II 式和 III 式双耳三足罐，年代应晚于同类器物的 I 式，可以到春秋战国之际。

葫芦沟 M173 : 1 和 M168 : 1，原报告将前者划为 II 式，后者为 IV 式，考虑到此两件双耳三足罐的三足均为锥状，与前述足呈兽乳状不同，因此可将其视为同式。原报告认定其年代与上述 II 式相同，也在春秋晚期后段到战国早期。M168 无共出器物，M173 仅共出一件泥质小口圆肩罐，这给判断其年代带来一定的困难。如果考虑到同类器物发展的逻辑序列，这两件双耳三足罐的年代大体应在战国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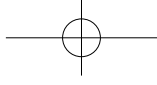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综上，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大体上从春秋中期晚段开始，其间经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大体从公元前 7 世纪末到公元前 5 世纪后期，经历了 150 年左右的时间。该墓地各期段的代表性器物见图一〇。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上文已经说明的原因，即该墓地随葬陶器中数量最多的夹砂红褐陶罐，大多为手工制作，器形多不规整，难以对其进行类型的排比和分期，因此图一〇中的陶器是通过共出的其他可讨论年代的器物而将其进行期段的归属。



	直刃匕首式短剑	带钩	陶器	其他
参考 (玉皇庙墓地)				
春秋中期晚段				
春秋晚期				
				
春秋战国之际到战国早期				
参考				

图一〇 葫芦沟墓地典型器物分期图

1. 玉皇庙 M384:2 2. 玉皇庙 M17:2 3. 玉皇庙 M18:10 4. 玉皇庙 M275:10 5. 玉皇庙 M279:1 6. M39:2
7. M30:2 8. M23:5 9. M30:3 10. M39:11 11. M39:1 12. M23:2 13. M39:3 14. M185:2 15. M185:1
16. M185:3 17. M185:7 18. M28:2 19. M10:2 20. M35:1 21. M67:2 22. M10:9 23. M6:4 24. M67:8
25. M10:1 26. M54:1 27. M183:1 28. M36:3 29. M36:4 30. M36:5 31. M36:2 32. M56:8-1 33. M10:3
34. M35:2 35. M67:3 36. M67:6 37. M51:6-1 38. M52:3 39. M24:1 40. M52:5 41. M24:3 42. M52:2
43. M52:10 44. M61:1 45. M61:3 46. M61:6 47. M61:4 48. M168:1 49. M173:1 50. M173:2
51. M24:2 52. M61:6 53. M61:2 54. M150:1 55. 梨树沟门 L:1653 (未注明地点者均为葫芦沟墓地所出)



二

由上文可知，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在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早期，而玉皇庙墓地的年代大体上从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23]，两墓地点有相当一段时间是重合的。因两墓地都出土有直刃匕首式短剑，所以同属于“玉皇庙文化”。在军都山墓地系列发掘报告未正式出版之前，已由发掘者在不同的场合把葫芦沟墓地的部分材料作为玉皇庙文化的代表性遗存进行少量的披露^[24]。因此在未能见到军都山墓地的全部资料以前，研究者曾将葫芦沟墓地出土的双耳三足罐、高柄豆等器物作为玉皇庙文化的典型器物进行讨论。由于现在军都山墓地的系列报告已出版，如果将玉皇庙墓地和葫芦沟墓地进行对比，则发现实际上在玉皇庙墓地和葫芦沟墓地之间还存在着不少的差别，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殉牲的方式和种类上，以及随葬器物种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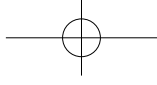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1. 殉牲

玉皇庙墓地殉牲的种类大量为马、牛、羊、狗，只有位于南区南部的 M173 殉有猪，该墓仅随葬铜带钩和铜镞，无其他随葬品。葫芦沟墓地殉牲种类有牛、羊、狗、猪，不见马。马、牛、羊通常是以畜牧业为主的人群常用的殉牲，而猪则被视为是以农业为主的人群常用的殉牲。同时两个墓地的殉牲方式也有不同，玉皇庙墓地的殉牲全部在墓内，而葫芦沟墓地除了把殉牲置于墓圻内以外，还有在墓圻外殉牲的现象，或将殉牲置于圻外一角，如 M19、M32、M39 等，或在墓外挖殉牲坑，如 M116。另还发现有 2 座墓葬共用一个殉牲堆的现象，如 M26 和 M27，其共有殉牲堆置于两墓东端空地中，M60 和 M61 是将殉牲堆置于两墓形成的直角内的空地^[25]。也有的墓葬在墓内外均有殉牲，如 M120，将少量殉牲置于墓圻底部，另在圻外挖殉牲坑，内殉整猪一只。

2. 随葬器物

与玉皇庙墓地相比，葫芦沟墓地在随葬器物的类别上较玉皇庙墓地有明显的不同。葫芦沟墓地不见中原式青铜礼器，没有金器，没有马具。二者都有的随葬器物也存在着些许的差别，如直刃匕首式短剑和带钩的种类远没有玉皇庙墓地丰富。经过对比可知，葫芦沟墓地基本不见玉皇庙墓地那些仅在早期墓葬中出现的类型，如直刃匕首式短剑的类型中没有玉皇庙墓地仅在北区出现的半圆形螭兽纹剑首、兽面纹剑格的“花格剑”和镂空扁球体剑首短剑，带钩中没有大型动物双纽带钩（图一〇，1~4），但是却发现一些玉皇庙墓地仅在南区发现的类型，如椭圆形首上饰相对动物纹的短剑，钩面为梯形，上饰多个小圆凸点纹的带钩（玉皇庙墓地仅有一件出于北区最南缘，余者均出土于南区）等。

葫芦沟墓地随葬的陶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其中大部分器物都可以在玉皇庙墓地找到相类者。如小敞口、圆鼓腹的夹砂红褐陶罐，泥质折肩罐、孟、壶等。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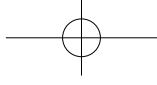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在玉皇庙墓地出土的夹砂红褐陶罐中有部分下腹近底处呈内收状（图一〇，5），这一特点不见于葫芦沟墓地的同类器物，而在玉皇庙墓地这种下腹内收的夹砂红褐陶罐多出在北区，应该是属于夹砂红褐陶罐的早期形态。但是葫芦沟墓地也有部分器物为玉皇庙墓地所不见，如夹砂褐陶指甲纹双耳三足罐。

上述葫芦沟墓地与玉皇庙墓地间的区别，有些与墓地级别即该墓地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关，如玉皇庙墓地有多座墓葬随葬中原式青铜礼器、金饰品和车马器，而葫芦沟墓地不见上述各类器物。这种现象表明玉皇庙文化在是否能够随葬中原式青铜礼器、金饰品和车马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规则，中原式青铜礼器、金饰品和车马器应该是判断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根据，同时也表明埋入玉皇庙墓地的墓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或财富，而埋入葫芦沟墓地的墓主人则缺少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者。两个墓地间的有些区别则与年代有关，如随葬器物中同一种器物不同形态的有无，葫芦沟墓地中不见在玉皇庙墓地多见的下腹近底处内收的夹砂红褐陶罐，亦没有只见于玉皇庙墓地北区的半圆形剑首、动物纹柄、动物纹格的“花格剑”和镂空扁球体首短剑，以及大型动物纹双纽带钩。不过有些区别似乎不是源于地位与年代的差别，如殉牲方式及种类的不同，葫芦沟墓地多见的双耳三足罐不见于玉皇庙墓地等，这些差别的出现很可能源于墓地级别与年代以外的原因。

葫芦沟墓地 M60、M61 二墓共用一个殉牲堆，其中 M60 为 30 ~ 35 岁的女性，方向为东偏北，M61 为 45 ~ 50 岁的男性，墓葬方向南偏东，二者呈直角分布，在两墓形成的直角内侧有两个殉牲堆，均包括牛、狗和猪。值得注意的是 M61 随葬有夹砂平底双耳指甲纹陶罐、泥质陶壶、高柄豆、孟和砺石、石刀、尖首刀，以及一段陶鼓风管（图一〇，44 ~ 47、52、53），却没有玉皇庙文化墓葬中常见的任何一种小件装饰品。该墓随葬的夹砂平底双耳指甲纹陶罐，不见于玉皇庙墓地，如上文所述其与夹砂双耳三足罐应具有相同的来源，而其共出的高柄豆和孟，亦见于随葬双耳三足罐的 M36、M97 等墓，只是后者共出有陶罐，而该墓出土一件双耳壶，其作用当与罐相同，整体上其随葬陶器组合极为接近。

葫芦沟 M36、M97、M98 等随葬有双耳三足罐的墓葬都共出有高柄豆，另除 M98、M168 以外，其余的随葬双耳三足罐的墓葬中除了 M97 共出有夹砂黑陶罐以外，余者都共出有泥质陶罐，或折肩，仅在肩部有一周弦纹，或通体饰绳纹。这些高柄豆、夹砂黑陶罐、泥质折肩罐和绳纹罐，在玉皇庙文化的其他墓地都有出土，亦可以找到形制相同或相近者，但是后者大都不与其他陶器共出。因此葫芦沟墓地随葬有双耳三足罐的墓葬与玉皇庙墓地那些随葬有高柄豆、夹砂黑陶罐、泥质折肩罐和绳纹罐器物的墓葬在年代上应该大体相同，即葫芦沟墓地出现这些使用双耳三足罐随葬的墓葬应与年代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随葬有这种双耳三足罐的墓葬均不见玉皇庙文化墓葬中常见的小件装饰品，如铜丝耳环、覆面铜泡、带饰、动物牌饰等。另外上文提到的具有特殊殉牲方



式的 M61，除了在随葬陶器组合上接近其他随葬双耳三足罐的墓葬以外，还随葬一件陶鼓风管，表明其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一名冶金工匠。从玉皇庙文化墓葬中随葬大量的各种极具自身文化特色的金属制品如装饰品、工具、武器等情况看，玉皇庙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冶金业，也应该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可以参与冶金生产的人群。在玉皇庙文化的其他墓地中没有见到随葬与冶金生产有关遗存的墓葬，其原因可能会有多种，或当时玉皇庙文化冶金生产的专门化程度很低，还没有出现专业从事冶金的人群，或其埋葬习俗中不以此类遗存随葬，或者从事冶金生产的工匠来自其他人群等。如上文所述，葫芦沟 M61 所具有的不同殉牲方式和种类说明其与葫芦沟大部分墓葬间存在着差别，而在随葬器物组合上更接近于那些随葬双耳三足罐的墓葬，则很可能其二者间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葫芦沟墓地随葬指甲纹陶器的墓葬共 13 座，其中随葬双耳三足罐的墓葬 11 座，随葬双耳平底罐的墓葬 2 座。M52、M61、M97 为南北向墓，余者均为东西向墓，4 座为女性，1 座为少儿，8 座为男性。除了 M36 位于中区偏南以外，其余 12 座均分布在南区。这些墓葬相对集中地分布在南区中部，但是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分布区域。由此可以推测，葫芦沟墓地以随葬双耳三足罐为代表的人群，与埋入同墓地的其他人群以及玉皇庙墓地的人群二者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只是限于材料，目前还难以判断这种区别的性质，是属于同一文化内的不同人群，还是来自于其他文化的人群，以及这个人群进入的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M36、M183、M154 三座女性墓中的双耳三足罐均为耳足对应式，而这种耳足对应的形态应属双耳三足罐的早期形态。因此在较早阶段，这样一个人群的进入是以女性为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转向以男性为主，甚至还出现从事冶金生产的工匠。这样一种转变也许可以为理解这个人群的进入提供些许线索。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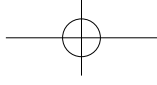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本文的讨论主要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葫芦沟墓地的年代跨度大体上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早期，其间可以分为春秋中期晚段、春秋晚期和春秋战国之际以及战国早期。

（2）葫芦沟墓地那些随葬有夹砂楔形指甲纹陶器的墓葬，在随葬器物组合和殉牲方式上都表现出与玉皇庙文化其他墓葬的不同，这些墓葬的墓主人很可能是与同墓地其他墓葬及玉皇庙文化其他墓地墓主人不同的人群，二者之间既有很紧密的联系，又有所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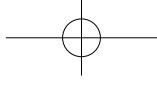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3）由于材料所限，对于这样一个人群的属性及其分布的范围、进入玉皇庙文化的原因等尚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而葫芦沟出现的随葬与冶金相关遗存的墓葬，很可能是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线索。

附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亮、硕士研究生曹军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致此以表谢忱。



注 释

- [1] 西梁坨墓地还应包括 1994 年因兴建龙庆峡别墅在西梁坨东坡发掘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 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龙庆峡工程中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 [A]. 北京文物与考古 (第四辑) [C].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1994: 32-45.
- [2] 滕铭予, 张亮. 玉皇庙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J]. 北方文物, 2011 (4): 28-33.
-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坨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 [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坨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7.
- [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坨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337-338.
- [6] 在《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中, 将玉皇庙墓地分为三期, 其第一期为春秋早期至春秋早中期, 进一步划分为春秋早期和春秋早中期两段; 第二期为春秋中期到春秋中晚期, 进一步划分为春秋中期和春秋中晚期两段; 第三期为春秋晚期, 进一步划分为春秋晚期早段和春秋晚期晚段 (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玉皇庙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14), 其各期、各段的年代都存在着交叉。
- [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玉皇庙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915-987.
- [8] 由于玉皇庙墓地北区墓葬均被泥石流堆积叠压, 而南区的墓葬均打破泥石流堆积层, 因此玉皇庙墓地南区在层位堆积上即晚于北区墓葬, 即整个墓地的年代大体表现出由北向南由早及晚。朱凤瀚先生据此得出玉皇庙所出各型式短剑使用的粗略年代。请见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123-2136.
- [9] 详见滕铭予. 玉皇庙墓地出土的直刃匕首式短剑研究. 待刊稿.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河南洛阳市中州路北东周墓葬的清理 [J]. 考古, 2002 (1): 29-33.
- [11]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650.
- [12] 滕铭予. 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钺的再探讨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 1 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34-54.
- [13]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83-91.
- [14] 关于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 请参见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中的相关论述。
- [15]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968.
- [1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玉皇庙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1223-1224.
- [17] 有关三晋地区和中山国地区所出这一类带钩年代的讨论, 请参见滕铭予, 王春斌. 东周时期三晋地区的北方文化因素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 10 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08-140.
- [1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坨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242-246.
- [19] 林沅先生在《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见林沅. 林沅学术文集 (二)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2008：20-30）中提出这种双耳三足罐在“桑干河中下游及其支流洋河、白河、潮河、滦河、伊逊河的考古调查中均有发现”，不过并没有指出具体资料。
- [20]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98-2005.
- [21] 朱凤瀚先生在上引书中认为赵襄子灭代在公元前 475 年。
- [22] 可参见张辛. 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研究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关于上述地区的论述。
- [23] 关于玉皇庙墓地的年代，原报告认为是从春秋早期到春秋晚期，后多有学者对该墓地的年代进行了讨论，大多认为其起始年代不早于春秋中期，代表性论述请见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118-2136.
- [24] a.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 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 [J]. 文物，1989（8）：17-35.
b. 靳枫毅. 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特征及其族属问题 [A].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94-214.
- [25] 原报告认为该组殉牲所涉及的墓葬还应包括 M63，但 M63 为一未成年人墓葬，而该墓地未成年人多集中埋葬，在 M63 的南、北、西三侧均为未成年人墓葬，因此 M63 应属于这一未成年人墓群。

The Period of Cemetery and Related Issues of Hulugou

Teng Ming-yu Zhang Liang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straight-bladed style dagger, belt hook, binaural three feet pot from Hulugou cemetery with the same or related artifacts from Yuhuangmiao cemetery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hronological span of Hulugou cemetery is from mid-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late section of mi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late section of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border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early section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rough discussion of Hulugou cemetery with sand wedge nail marked pottery burial objects and its funerary objects combination and martyrdom livestock, points out that the ones buried in the tombs are likely belonged to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 than the other tombs in the same cemetery and other tombs of Yuhuangmiao culture.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tombs, they had very close connection, somewhat different than each other. While the appearance of metallurgy related funerary objects in tombs of Hulugou cemetery probably is the important clues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y those groups of population entered Hulugou cemetery.